



I-Ching & The World of Metaphysics

道德經釋義卷之下

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枏觀)-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

上德下德，是以有德；下德不失德，是以無德。上德無為，而無以為；下德為之，而有以為。上仁為之，而無以為；上義為之，而有以為。上禮為之，而莫之應；則攘臂而仍之。故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，失義而後禮。夫禮者，忠信之薄，而亂之首也。前識者，道之華，而愚之始也。也以大丈夫，處其厚，不處其薄；居其實，不居其華。故去彼取此。

此章是虛生明，空生慧，清靜合太虛底意思。上德者，不言，不動，不聞，不見，合天之至真，謂之上德。無心於万物，無心於身形，謂之不德。外忘其身，內忘其心，聽万物自然之生化，隨其自然之流行，謂之上德不德。德字，道之別名也，即道字，非恩德之德也。者等纔是箇有德底，謂之是以有德。著心外用，謂之下德。有心用去，就有心望報，故為不失德，不合天之不言，不動，不聞，不見，亦無清靜自然之德，是以無德。外實而內空，外無而內有；實若無，空若有，聽自然之生化，謂之上德無為而無以為。不能虛心而心外耗，不能實腹而腹運虛，滿腹心，聽心之指揮，心動火盛，焚其腹，或守或運，形容日漸枯衰，無上德之自然，是以下德為之而有以害為之。和順柔弱，溫良靜定，而合上德，謂之上仁為之而無以為。義字，改做箇斷字。義重生剛，剛勝必有果斷，果斷必有是非，是非出自疑生，疑生上德，夫德失而為仁，仁下而為義。義字改意字看，何也？義重則剛心生，心動意馳，意馳必有為。有為者，三千八百門，皆从此意字，安能合上德？是以上義為之而有以為。禮者，路也。有意於道，必有心去求，一求非上德也。穀氣應之，則真心不見，而真氣莫為之應，是以攘臂而仍之。攘臂者，殺伐之氣也，即氣質之性也。仍者，就而應之之謂也，即勝心貪意者是也。如此則道遠矣，故失道。失道者，失自然之生化，容心於万物者也，謂之失道而後德。有心於物者，謂之德；無心於万物，和順於生化，就於有為而失仁。失仁而後義，後仁，失了自然之德，存仁於万物，和順於生化，就於有為而失仁。失仁而後義，是堅心剛者，勇鹵之性，一派氣質殺伐之心。失義而後禮，有路為之謂之禮。不知禮者吉，禮者忠信之薄凶。亂者，敗也，亡也。因禮之害也，故為亂之首。前識者，高明正大，清靜無為之人也，不德而若愚，昏默之謂也。如此之丈夫，處上德之厚，不處上禮之薄也。居上德無為之實，不居上仁，上禮，有為之華也。故去仁義禮智之彼，而取無為上德之此也，謂之去彼取此。

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枏觀)-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

昔之得一者，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寧，神得一以靈，谷得一以盈，万物得一以生，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，其致之一也。天無以清將恐裂；地無以寧將恐發；神無以靈將恐歇；谷無以盈將恐竭；万物無以生將恐滅；侯王無以為正而貴高將恐蹙。故貴以賤為本，高以下為基，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，此其以賤為本耶。非乎。故致數車，無車不欲。瓊璫如玉，珞珞如石。



此章是守法之要，返本還元之意也。昔者是胚胎之時，惟有靈性，一炁貫通，本來之一也。如今世欲多端，雜念橫生，故不得一。要從虛無二字，返元為一，如昔之得一者一樣，虛其心，忘其形，絕其意，歸其清，守其靜，還其空，得其一，而歸有，有中復靜，謂之得一。得一者如天，天之高也，悠也，久也，明也，此其為天也，因得一而清。博也，厚也，此其為地也，因得一而寧。明也，虛也，昭也，洞也，此其為神也，因得一而靈。神者不散而聚，潛藏不露，靜以合德，虛以斂形，空以得一，散而充塞天地，聚而入於微妙，水火不溺焚，金石不障蔽，立日月而不影，此其為神也。神何以靈乎？清心靜意，忘物忘形，惟精惟一，以誠內觀，以一貫流通，信心虛無，而歸於空，歸空不空，抱道守一，始得神靈。天也，地也，大地皆空，四圍不著，虛空一身，乾坤盡在掌握，真炁隨其流通，身外之身，此其谷也。上不上，下不下，前不前，後不後，左不左，右不右，中不中，虛無一炁之間耳，此其為真谷也。因其得一而盈。草木也，飛走也，日月也，星辰也，天地也，此其為万物也。天地得乾之真火，坤之真水，從虛無而生形，此物也。天地得乾坤，水火交泰，抱一虛無媾精，清靜生炁，得陽火而成日，天地之命也；得陰水而成月，天地之性也。性命流通，生生化化，而育万物，皆得天地陰陽之炁，以靜而守一，万物故能生。今日動，明日移，真火不照，真陰不滋，万物豈能生乎。如人之稟父母，陰陽媾精，交泰而生，即天地稟乾坤之氣，同父母之氣，原是虛無，因世欲所染，故歸於實。如今要返虛無，有何難哉？在一念間耳。念誠虛無見，心死真心現，意絕真性明，性明而命歸，命歸而神立。神不外散，先天起而諸氣潮，氣潮有信，不失時候，週流天下，聚散有度，此人之万物也。人若外現外聽，心馳意往，則神耗；動舉無度，多言無忌，負重挈輕，則氣耗；神耗，精隨而耗之，氣耗，精亦隨而耗之。神隨精聚，氣隨精生。精亦逐神氣之消散，心動神耗，意動氣耗，念動精耗；常常虛無則精氣神之不耗，者纔是万物得一而生。侯王者，心也。心灰無容於物，心灰無容於形，心灰無容於心，謂之侯王得一。一身歸空，一炁返正，存神而不存人，存性而不存心，存物隨氣，隨氣養神，神安命則立，氣安性則明，命立性明，謂之以為天下正，其致之一也。誠其意，一貫其氣，其致虛致無之一也。疋天之震怒，是不清也；狂風驟雨，轟雷掣電，此其所一不清也。天不清，因氣不和；氣不和，將欲裂。裂者，變也。氣散神不斂，故不和而變。水竭山搖，地脈枯而不寧，此其所以發也。地之無以寧者，不靜之故耳。發者，起也。不虛不無，神固無以靈；不靈，將欲歇。歇者，止也。谷不虛，無以盈。竭之而不開，塞之而不貫。谷不虛，惟恐竭；天不清，惟恐裂；地不寧，惟恐發；神不靈，惟恐歇，此其不空耳。空中生有，万物始生；入於頑空，則万物無以生。頑空，万物不生而滅，在空不空中，恐万物有滅，空而存不空之意也。心不灰，則侯王不正；侯王不正而貴高，居貴本於賤，居高本於下，不本賤下，則身心覺裂，因心有容於物，有容於形，心有容於心，故覺之。無容心者，故不感。常以戒慎恐懼，不睹不聞，清心靜意，忘形忘物，心無其心，意無其意，無無亦無，無無不無，故如此則不裂不發，不歇不竭，不滅不覺之患也。因其得一我也，故貴以賤為本，高以下為基，無他，順則一生千千万萬。從此而始；逆則一，从一而誠，誠則忽然貫通矣。此是賤之本，基之下也。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：心原本於一。孤者，單也。寡者，獨也。不穀者，無同類也。言其孤於一，寡於一，不穀於一。一者，清也，靜也，空谷傳聲也。如此其以賤為本耶？難道不是此說之非乎？你不看車之輪輻週流，難計其輻，不動，則易明其輻也。如人之氣，靜則可無期限；動則有限之元氣，易於散盡。氣盡，猶之乎車無輻也，故致數車，無車不欲，無車不欲其輻，如無人不欲其氣。車無輻不行，人無氣，



豈能生乎。瑤瑤如玉者少，珞珞如石者多，歸於虛無而成不二之道，故以言天地之清寧，欲人得一而法天地，使其谷神不死，與大道同焉。

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枏觀)-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

反者道之動，弱者道之用。天下萬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。
此章動靜知宗祖。動則散而耗，靜則聚而見。言語舉動則耗，心意馳動則耗，耗則外散，外散神不寧，氣不結。神氣寧結，無他，心安意定也。安定，中宮見，神室開，此時纔為真動，本於靜也。靜者，氣反而通。反者，反心之不明，反性之不識，反口之不知味，反目之不知色，反鼻之不聞香臭，反耳之不辨聲之高低，反手不能取，足不能履，反五臟化而不生，反不知嘻笑言談，反不識父母，惟有活活潑潑，一團和氣，靈性存於中，如此方為反也。如嬰兒在腹，不知天日，真陰真陽，聽他循環於虛無之中，八萬四千，三百六十，五官六腑，無不通徹，皆因靜中動也。動亦不知動之所以然，恍恍惚惚之間耳，謂之反者道之動。

心泯意絕，含光於內，謂之柔。柔和於我，神寧氣定，若似乎無作，又若尸同，弱之無間，時時如是，久則合大道之用。天之真性，結於虛空；人之真性，凝於虛無；道之真性，入於無無，存於空空，合於玄玄，此為道之用。

天不言不動，從空中而生真動，此天之反也。人神安氣和，從虛中而生真動，此人之反也。能反者弱成，造化循環於中，五行週流於內，陰陽凝結而成一，則天下萬物，無不感陰陽之氣而生，言其竅竅通徹，處處空靈，諸氣朝宗，而環抱於中。此有也，此生也，有生必有化，從生而反化，從有而入無。世人只知有生有，偏見於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之說也。殊不知萬物生於土。歸土者有二；枯朽而歸者，潤澤而歸者。枯朽者，入於無何有之鄉，為鬼耳；潤澤者，歸於虛靈不昧之地，為仙耳。

學道無他，'無中下手有中得，得後不知有形跡，惟有空中成大竅，清虛天半懸月窟。'此是有中無也。無合於天，而性光同月；虛合於氣，而命蒂同日。日月環抱，而為太極，此人之無中有也，道凝虛中之象也。命盡而性存，光華燭於周身，輝於內外，打成一片，虛光而入於無極，此有中無也。學道豈易哉！

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枏觀)-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

上士聞道，勤而行之；中士聞道，若存若亡；
下士聞道，大笑之。不笑不足以為道。故建言有之。
明道若昧，進道若退，夷道若類，上德若谷，大白若辱，廣德若不足，
建德若偷，質真若渝，大方無隅，大器晚成，大音希聲，大象無形，
道隱無名。夫唯道善貸且成。



此章教人知止知退，無道為道底意思。無道，上士聞之，體無為而勤修之。無道，中士聞之，無處著脚，故生疑，若忘若存，兩可之心，故不能行。無道，下士聞之，付之一笑，何也？言其無影無形，無有把柄，但笑而不言，不笑不足為無為之大道，故建言有之。建者，設也。設言有道以明無為之妙。上士明道，幽處靜修，若昧然。中士雖明道，不以無為實，心疑之，故不昧。下士明道，一聞之而生謗心，安能昧之。夷道者，精心於道，與天地同類而修之，與無極同體而暗付焉。進道者，進清虛之氣，週流太虛，而不知有為，故若退然。上德乃無為之士，性命歸於虛空，精氣神合於靈動，與天地合其德，與日月合其明，與陰陽合其體。與四時合其序，空空動動，窈窈冥冥，一氣於中，若空谷焉。空谷之後，靈光朗耀，內有虛白生焉，若辱焉。辱者，打動於心，真心發現，沛然見於面，紅光四布，瑞氣蒸揚，形身無影，靈光獨現，神隱於中，飄飄蕩蕩，照徹乾坤，故大白若辱。廣德者，若天地之德，上德不見德，其德廣矣，故若不足，與人修道同。至道不見道，道乃何物，而若無道；無道者，方見道之至矣，故若不足。建德者，設言有德。不知德何居。偷者，引而伸之，如道無道，故以道名，不過設言若道。德者，即道也。你看天地間，万物生育，豈非天之德乎？地之德乎？天地合其德，而万物感之而生，不見其德而德更大。如人之炁生，乃道也；性命合道，而炁方生，不見其道，而道至矣，謂之建德若偷。質直者，真心也。真心見，而先天足，充滿天地，流貫萬川，總歸於一；浩浩蕩蕩，溢溢盈盈，此渝也。真心者，信也。性現而命存，惟精惟一者，是質直二字。精一而氣足，故如渝。大方者，空洞天地，無絲毫障蔽，明明朗照，無處不燭，東西南北，前後左右上上下下，皆是空洞成一大竅，惟炁流行，光明萬國，照徹諸天，謂之大方無隅。大器者，先天見，而虛空成。器，即神室也；不要以有尋，不要以無覓；靜極氣生，氣生神室見，出於自然而然，不待勉強而成大器也，如水泡一樣，有形無質底東西。晚成者，炁生而後見，謂之晚成。大音希聲：音者，潮信也。時候到而潮不失信，如靜極而炁生，呼呼若有聲然。又若火然，大音希聲者故耳。大象者，神凝也；神凝而不見其形。神凝，即道也。道原無名，惟自知其妙，難於口言，難於目見，故大象無形，道隱無名，此也。夫惟者箇道，中士聞而怠心生，下士聞而怪無形，惟上士者，善守善靜，收拾身形，撇去心意，一點虛靈，常常內固，善貸而且成。且字最妙，稍有絲毫心意就不成，如身居世內，即成之。且字話，不一定也。夫惟道，善空，善靜，善採，善有，復善於無，謂之善貸且成。

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枏觀)-道生一章第四十二

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万物負陰而抱陽，沖氣以為和。人之所惡，惟孤寡不穀，而王侯以為稱。故物或損之而益，或益之而損。人之所教，亦我義教之。強梁者不得其死，吾將以為教父。

此章大旨何為？太上教人以弱制強，以靜生動，以有入無底意思。何為道？靜極乃道也。靜虛極，乃玄也。道入於玄，謂之道。從何處生？虛中見，靜裡生。何為生？靜裡有動機，在無心處見，謂之生。何為道生一？靜極機動，恍若有物，謂之道生一。何為一生二？物有時，陰陽合抱，動靜合機，虛虛實實，金生水，木生火，此時候天地纔分真心與真水，一降一升，聚合於虛中，謂之一生二。何為二生三？陰陽既分，天地既判，此二也。俗說天地人為之三，天地即生，難道又有天地？此論謬矣。天之秀氣，感和風之清氣，此三也，外言之。氣之清，神之靈，精之潔，靜裡分陰陽，而精氣神同化於虛無，此三者，內言也。不靜，陰陽不分；陰陽不分，氣不清；不清，精



不潔；不潔，則神不靈；不靈，安得為道？何為三生万物？得天之秀，感地之生，乘風之化。風乃天地交感之氣，故言之。如無風處，草木雖得天之秀，地之生，無風則不茂，無風則不華，理必然也。人之修道，雖靜也，靜中不生，陰陽不分，精不潔，氣不清，神不靈，入於頑空，故命不立，如草木避風者同。神也，氣也，精也，秉靜而先天生。此三者，皆先天中之物也，會合於虛無，運用於陰陽，合抱於神空；此三者，凝而為丹，丹成八万四千毛竅，三百六十骨節，五臟化盡，血白脈絕，四大皆空，都成一箇虛無關頭，諸氣朝元，而生万物，謂之三生万物。何為万物負陰而抱陽？大凡有形之物，皆陰也。有形者，皆有性，性乃陰也；性中得命，陽也。陽生於陰，潔白而生光，與月同也。人之修道，水裡取金，一靜而水中之金自然躍出；不靜而用意取，非水中金也，穀氣聚而結為精華，此物也，非金也。万物乃諸氣之靈，虛無中，先天凝結，四大皆空，而万物方秉先天中底一點陰中之陽，去陰而合抱於陽，如人終日塵世心存意在，食五穀而加五味養之，盡歸於陰，陰盛精生，而穿透於皮骨，潤於四肢，此陰中陰也。陰盛情動，精漏而盡，或心動於物，形勞於事，精耗而枯，此陰盛而使之然也。假後天之寶，養我皮袋，住居不損，主人公纔能安身，此外丹者也，外丹固而內丹方成。釋子云：「捨身者謬矣。」此謂之。負陰抱陽：負陰之體而合抱真陽，万物來歸，形化氣，骨化虛，形骨化為虛氣，似天之有象無形，負陰之上，而抱真陽，一氣而已。何為沖氣以為和？沖者，上也。清氣上浮，而和合太虛。有形者，人所惡之，言其純陰不健於陽。修真者，惟孤寡不穀，言其清靜於己，與人不相同也；總不外獨字。獨於己身，一於己形，而我之玄，隨氣之沖和，合無極之至道，謂之孤寡不穀。何為王侯以為稱？王侯者，神也；精於一，合於虛，方能玄妙之妙，獨見於我。何為故物或損之而益？人能精一於我，靜靜於中，物之秉靜而生，是有也；以無損之，損之又損，清之至，靜之至，清靜之至，謂之損也。物不損不能生，生後以靜養之，此其有也。靜久則有益於己，旋轉週流，或上或下，或左或右，或前或後，沖万竅之開通，諸絡之一貫，會眾氣於神室之中，含養於虛無之境，謂之故物或損之而益。何為或益之而損？物之通徹明了，靜極而益，從益之中化為空，返空不空。返無不無，空復真空，無無不無，無無亦無。此二句，不外先靜後有，從有入無。靜者，以性下手；有者，性中立命；無者，性命返虛而合道，万物復化而為三，化三而為二，化二而返一，一後而入無，從無而合道。此時身心同於虛空，性命歸於湛寂，無極而化太極之時也。到此地位，人何之所教？有入無，無化虛，人之所教，道有而止；亦我以不動之義，不明之心，昏昏默默，教以無為而合太虛。何為強梁者？心守意取，不以虛而入，以誠而守，謂之強梁。何為不得其死？人以心住守方所，以意用力採取，終日養穀之氣，精之華，穀氣盛而真陽耗，精化華而精液消，日復一日，陽盡精枯，豈能久於人世，而惡病生，故不得其死。吾將以無為之父，以孤寡不穀，沖氣為和。負陰抱陽而教之，如此方謂之道。

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枏觀)-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

天下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堅，無有入於無間，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。不言之教，無為之益，天下之希有者哉。

此章因上章強梁者，不知無為之益，而申明上章之意也。天下之至柔，清心靜意，絕欲安神，不知有天地，亦不知有身形，一氣貫通，凝丹室內，惟性而已。此天下之至柔者，或意住，或心存，或取或就，吞吐後天，在皮毛上用功，終日擒拏，勞苦身形，凝養後天，此天下之至堅也。學玄之士，虛虛一性，真氣氤氳，聽自然之衝突，諸竅



皆通，神室頓開，我之真道，从柔而堅，自然馳騁之室堅，何用心意而苦身形，此謂天下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堅。柔者，氣也。馳騁者，衝突也。堅者，身形也。以自然之真一，衝突乎假形，何須作為哉？無有之心意，無聞於時日，空空一性，清靜無為，時時刻刻，入無間工夫，自然真一上昇，木來交并，虛無中會合，空洞中交感，如此景象，豈待作為而然哉？如此从無為中來得，何苦作為？吾是以知無為中，如此之玄，如此之奧，空空洞洞，一箇虛無，有益於我之神，不去言玄說妙，無言而內教之，無為而內益之，如此者，天下希有之人哉！不言而道教之，無為而玄益之，如此之奧妙，天下希有之道哉！不但希有如此之道，亦希有以柔馳騁之堅，以無為人於無聞之人者哉！又不但天下希有知此者，天下並無聞此者，以柔制堅，以弱制強，以無為入無間，如此之道，希易言哉！

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枏觀)-名與身章第四十四

名與身孰親，身與貨孰多，得與亡孰病。是故甚愛必大費，多藏必厚亡。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長久。

此章教人絕有存忘底意思。名與身孰親：名者，有也。身者，神也。舉一意，動一心，即名也；存於心，虛於靈，即身也。～意一心，頃刻千里，意去心馳，我之心即耗。如此思之，其孰親乎？內照返觀，外繁多事，其孰疎乎？知其親，明其疎，無我之身，安得有名？名从身得，豈有捨身而从名乎？知其神，忘其名，乃道也。貨从身得，捨身而貨，安得貨者，不過隨處有之，不能充滿天地，身雖一己之神，散而瀰滿乾坤，聚則存於虛室，如此究之，孰為多乎？得與亡孰病：得於名，得於貨，惟我之所有；亡於身，亡於神，惟我之所無；知此考之，其孰為病？此三者，皆外講也。內講者：名者，求其得也；身者，存其神也。不虛心而求得，則妄心生；不無意而求有，則己神耗。不求其得之虛名，不求其有之虛名；虛我之神而名實，虛我之名而神失；神失名就實，名實而神隨失。請思之，其孰親乎？貨者，穀之氣；身者，清之氣。存心著意，穀氣生；忘心絕意，清氣騰。穀氣不過存其所，透其關；清氣竅竅流通，周身充塞。穀氣存，心意以養之；清炁虛，神靈以蘊之。請思之，其孰多乎？得者，意中得；亡者，心中亡。有意去得，著意去亡。得者，虛中得；亡者，無中亡；虛裡自得，無裡自亡。請思之，其孰病乎？此三者，在下文以明之。是故甚愛必大費：欲虛身，是愛也；欲惜靈，是愛也。愛則愛矣，必無中費心，虛中費意，靈中費身，費之至，方為真愛。藏者，養也。多藏必厚其神，神清而知足，神凝而知止，神靈而知身，知身而不親其名，知身而不多其貨，知身而不為其病。不親名，不多貨，不為病，因身之清，神之靈也，故不有辱於我，取殆於我，如此親其身，多其氣，不病其神，可以為道之長久。

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枏觀)-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

大成若缺，其用不弊；大盈若沖，其用不窮；大直若屈，大巧若拙，大辯若納。躁勝寒，靜勝熱，清靜為天下正。

此章要人致中和低意思，根上章知止知足矣。大成者，已成之士。先天見而凝底時候，不要自念貪自求，妄意存守，隨他自然轉動寧止，若缺而不足；其中妙用，樂其天然，而不能弊我本來一點真靈，者纔教做大成若缺，其用不弊。大盈者，周身通徹，無毫髮障礙，皆先天一氣時候，若空洞然，若沖虛底一般，其中玄妙，聽其自然，其中妙用，就無窮矣。大直者，先天直上，貫於虛中，



不要意取，聽其自然，不能底意思而若屈然。屈者，不能也。大巧者，是他時至時候，左旋右轉知難識，是他自然之巧，非我之用巧也。他雖巧，而我之心意若掘，隨他樞動，而我灰然，謂之大巧若掘。大辯者，他來時，我以心意覺之，謂之大辯。者箇辯也說不出，微覺就是大辯。訥字是箇死字，他來時，我若不知，若不識，不似箇死底一般；不覺為訥，不訥就覺了，是死心灰意然，謂之大辯若訥。世人看訥字，不能言者是訥也，在此作箇死字看。躁勝寒：躁者，後天穀氣。人用力時，而穀氣勝，寒則不犯。內講：躁者，華也。後天足，寒亦不犯，內實則外不敢侵，寒不能入，故勝之。凡修道，先固後天為最。靜勝熱：無心一作，可熱不熱。內講者，靜心以待真陽生，而真火薰蒸，脾土固而虛火不生，地靜而妄火不生，意寧而肝火不生，情絕而肺火不生，性定而臟火不生，一塊真陽，諸火皆散，謂之靜勝熱。清靜為天下之正道，清而缺而沖，靜而屈而拙，清靜而訥，如此則天下正。正者，正其心，誠其意，絕其情，盡性而得命，謂之清靜為天下正。

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枏觀)-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

天下有道，卻走馬以糞；天下無道，戎馬生於郊。罪莫大於可欲，禍莫大於不知足，咎莫大於欲得。故知足，知足常足。

此章要人收伏心竟而不外馳底意思。外講者，天下有聖君賢臣在位者，秉公心，立正意，則百姓得以安樂。馬字改箇心字看，外面用世也要心，內面修己也要心。外面心不正，則天下不治；內面心不虛，則我不能久，謂之走馬以糞。糞字改做箇苗字看，舉心動念也。苗字改做箇念字看，不動念，何以走馬。奸臣賊子、忠臣孝子，義夫節婦、暴君污君、仁君聖君，皆从心造，此走馬也。念不動，心亦不動，念動則心生苗，心生苗謂之以糞，此在心內講。善惡俱从心出。天下無道，戎馬生於郊：此二句在外講，天下無道時，亂政多出，頑風壞俗，皆是在上者，心馳於外，貪之求之，蓋不由己，而心去矣。心去，惡心生而多欲，烏得無罪。有罪必死，因多欲所招，惡心生而不知足；不知足，烏得無禍。有禍身必亡，因不足所招，惡心生而欲得；欲得，烏得無咎。有咎身心故因欲得招，皆不知足故矣。故知足者無罪，無禍、無咎，如此之人，知足常足。知足者，大而常足天下，次之常足一國，再次常足一家，至小常足一身。類而推之，知足天下治。知足，謂之天下有道；不知足，謂之天下無道。知與不知，皆出於心，太上故以馬譬之，此外講也。天下者，是我之一身；有道，是一炁混然。走字，改箇去字看。馬字，作箇心字看。糞字，是寂然不動。走馬以糞，去心寂然之意。我之身，一炁混化，寂然還空，者教做天下有道。天下無道，是心性不定而亂馳。郊字，心境也。戎馬，是野心也，或存者裡，或想那裡。戎，是操軍之馬，無休息，終日搬弄，而作有為，不歸清靜。俗語云：終日盤算，是此也。心不閑，謂之無道。罪字，作病字看。可欲，是欲不死也。終日搬弄而求長生，殊不知反生病也。不欲則不病，故罪莫大於可欲。禍字作箇死字看。今日貪，明日求，日夜無寧，有限陽氣，日漸耗光；因求足，而反生不足，故死。取禍之端，莫大於不知足。咎字，作害字看。今日欲起，明日欲來，殊不知注意底，都是後天，而反生害。清靜自然得，何必欲得，故咎莫大於欲得。清靜者故知足，知足者常足，而不死、不



病、不害；因其不欲知足，不欲得，而渾我之一炁，保一身，養我之虛，固我之鉛，靈我之性，而返我之汞，為有道之天下。收束其走馬，降伏其心性，常足以忍然不動，養我浩然而返於寂，盡性而得命，一炁豁然而貫通，故無病，無害，亦無死，因其清靜而不欲，空洞而知足，虛靈而不欲。得如此，方為有道之天下，無心道士，方合得太上本旨，教人去心知足底意思。

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柎觀)-不出戶章第四十七

不出戶章第四十七

不出戶，知天下；不窺牖，見天道。其出彌遠，其知彌少。是以聖人不行而知，不見而名，不為而成。

戶者，虛中之門。不出戶，是一炁常盈於戶，空洞而不覺也，知天下諸炁朝元，通徹万方。不出戶，昏昏不知其門，默默貫通六合，其理皆然，不外是也。牖，是虛中無無一竅，寂寂然而道存，與天相符，與道同體，謂之見天道。其字，指道也。出字，渺茫不知所有，空空一性者也。我之道充滿宇宙，愈靜而愈玄，更清而更妙。一靜充塞天地，一虛包羅乾坤，其道愈出而愈彌，更出而更遠，言其一靈虛於中，無不照察，無不通貫，謂之其出彌遠。靜於道，而不見其道；窮於玄，而不覺其玄，不知何為道，何為玄也。其知彌少，此也。是以修真之聖人，清之靜之，不行而知道之來；空之洞之，不見而強名曰道；無之虛之，不為而道自成，者纔是不行而知者，謂之真知；不見而強名者，謂之真名；不為而成者，謂之真成。知不見其知，名不見其名，成不見其成，此三者，性中融於命，命存於性，從無中所得，得後還無，與道合真，而洞湛寂，五行貫通，交泰陰陽，恍兮忽兮，其中有象，虛虛實實，不知其知，不名其名，不成其成，謂之知天下而見天道也。名其道而成，至適也，故彌遠，彌少者此也，者纔叫作成道。本不行，不見，不為，而真心見矣，是以聖人修之，如此其知，其名，其成，而道真矣。

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柎觀)-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

為學日益，為道日損；損之又損，以至於無為，無為而無不為矣。故取天下者，常以無事，及其有事，不足以取天下。

此章教人復歸混沌，返於上清底意思。借學以言道，為學日進而不見其功，其學日增；為道日損，而不其減，其道日寂。道者，混沌之體，以清靜而用之，湛然一炁也。心無其心，而真心見；意無其意，而真意存；情無其情，而真情寂。空性以立命，養命以還空，若亡若存，一炁充塞，竅竅流通，其光日見，其妙日玄，玄之又玄，真道乃見。者是箇道，仰而不能攀，俯而不能就。若云遠，目前可得；若云易，勝如登天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。窈之冥之，其道難見；空之洞之，其功易成。無他，在己之靈，虛之則神藏於室，實之則神馳於外，在人之專與不專耳。無人無我，是損也；無靈無性，又損也。槁木死灰，內有性存。凡取天下者，淳化之風，無為之治。窈窈冥冥，湛寂若青天；空空洞洞，清之若深淵。以無事而取之，天下自然來服。人之心清如水，人之性湛如天，則諸炁朝元而合一，混沌打成一片。空其心，通其性，靈其神，



抱其命，鑄一箇空洞鏡子，照物無所不徹，光明沖射万方，乾坤為之我有，天地為之我無，陰陽合一，而虛靈以存之，者是箇無事；若有毫髮所染，絲須罣牽，則為有事，不足以取買天下。為道者，不足以通百脈，則光明不開，真性不見，難以降伏諸炁。為道者，當自勉之。此章不過教人去聰明之心，馳騁之意，貪欲之情；若愚若蠢，死心灰意，損之而進於道矣。雖是無為而盡性，無不為而立命。無不為，是沒有不為之道。靜極而動，是無不為；動後返靜，是無為。從無為而到無不為，再從無不為，而返於無為。如此者，何患道不成，而天下不取也。

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枏觀)-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

聖人無常心，以百姓心為心。善者吾善之，不善者吾亦善之，德善矣。信者吾信之，不信者吾亦信之，德信矣。聖人之在天下惛惛，為天下渾其心，百姓皆注其耳目，聖人皆孩之。

此章洞燭常虛，光明內固者也。聖人者，神也。常心，世欲之心，知識之心。神靜，真心現，故聖人無常心。百姓者，氣也。氣固真空，虛靈之心出，如天之無心，實有心存，故以百姓心為心。善者，淳化之輩，真常清靜，吾得妙矣，故善之。不善者，塵凡外務，擾亂真道，吾亦靜治之，無所以亂我之本來，清靜虛神，淳化混然，吾亦善之。德字，作得看。我之真靈不昧，靜極而量弘，天地山川，無所不容。量弘則德重，如天之德。上德不見其德，得善矣。信者，不無欺也；時至而到也，吾得靜之妙，信乎其玄玄矣。不信者，時未至也；堅心清靜，必候其至，吾亦信待之。如此之淳德，德信矣。聖人之在天下，即神之返室矣。神歸於室，常惛惛然。惛惛：是無人無我之境。為天下渾其心，虛中不昧底意思。一氣渾然，而百姓皆注其耳目；一神虛無，而聖人皆孩之。寧神混沌，凝其虛中，神凝於氣，氣懷於神，神氣合一；運用於虛中，空空於身外，則百姓之耳目真注矣。聖人無常人，真孩矣。霹靂一聲，虛空粉碎，飄飄蕩蕩，不知天地，而我內有天地，不運五行，而我自然轉動；不知其身，而真身見矣；不知其心，而真心明矣。真身見，真心明，聖人物外之神，則常心泯矣，非道而何？

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枏觀)-出生入死章第五十

出生入死，生之徒十有三，死之徒十有三。民之生，動之死地亦十有三。夫何故，以其生生之厚。蓋聞善攝生者，陸行不遇兇虎，入軍不避甲兵。兇無所投其角，虎無所措其爪，兵無所容其刃。夫何故，以其無死地。

此章外其身形，求身外之真身，故無生亦無死。凡有生必死，生者死之門，死者生之戶；出有心之生，入無心之死，生之徒十有三矣。生生者，生一氣之真；死死者，死通靈之心。忘其生，即忘其死，不待穿鑿，而歸自然，十之中有三矣。三三之數，老陽之體，去九而歸於一，純陽之體矣。此句太上破九轉之說。九轉還丹，是耶？世人以訛傳訛，作為九轉，非九轉也。九者，陽也，金也。陽金之數，返而歸一，為之十有三。死之徒十有三，言人入於作為，求術以長生，豈止避了九數，而妄作九轉之行功，不能歸一，而返閉陽金，則有落地矣，凡有落地，傷生取死之道也。夫何故？生生之厚：求生之心切，反有死矣。民者，氣也。氣生則生，氣動則地見，氣見陽金生，金生而動，動則九數，純純而返一，不厚生而生金矣。如是之五穀，五味，藥



物，方術等，皆生生也，外此則不生，殊不知反害也。蓋聞善養生者，忘其生，亦忘其死，俱從無心無意中而長生，有心則鉛耗，有意則汞竭，鉛耗汞竭則死矣。何故？因作為而求生，豈知反死也。善攝生者，陸行不遇兇虎：陸乃命也，忘其命，真龍真虎見，作為之兇虎則不遇，因其無心也。軍者，性也。入於性，則不避兵戈。兵戈，刀圭也，己土，戊土。性定真心見，二土自然歸中，何待作為，因其忘身也。身心忘，天地自然交泰，不惟兇無所以投其角，虎無所以措其爪，兵無所以容其刃，因其忘我忘形，凝神定性，氣和而得命，清去靜地謂也。返於虛，歸於空，神寧氣息，惟有性存，兇虎，兵戈，安能得害。夫何故？以其無死地，蓋其不入於術而常虛也。有術者必死，無術者必生。修道者，可行術耶？

道生之章第五十一

道生之，德畜之，物形之，勢成之；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。道之尊，德之貴，夫莫之命而常自然。故道生之，畜之，長之，育之，成之，熟之，養之，覆之，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是謂玄德。

此章教人不待矯揉造作，聽其自然，而知漸進之功焉。道字作箇無字着，有字就是術了，無字就是至道。道從無而生，從虛而入，空之又空，道乃生焉。故道生之，乾坤合一，謂之道。陰陽轉舒，謂之王。太和之氣，謂之德。道從太和而生，生而不捨，謂之畜。畜之若有物，空其靈，虛其實，畜而成形若有之，因其旋轉左右，沖突上下，若有勢焉，故成金液。物成而天下萬物無不化生，萬物本無而生，是以萬物莫不尊道；萬物本太和而成，是以萬物莫不貴德。故道所以尊之，德所以貴之，何也？本於一性也。一性而生，太和而成。夫莫之命：命者，動也。靜極而成道，自有命存，何有意動，而道常出於自然，自然之中，而道自然火發而生之，若有以畜之，我以自然之氣，內和太和而長之，畜清虛而育之，體靜而成之，無為而熟之，不動而養之，以氣還元而覆之，故生而莫知其有，為而莫之可恃，長而不見其形，故不宰，是謂虛無之道，太和之德。窈窈茫茫，若有而不見其有；空空洞洞，若存而不見其存。如此者，是謂玄德。

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枏觀)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

天下有始，以為萬物母。既知其母，以知其子；既知其子，復歸其母，沒身不殆。塞其兌，終身不勤；開其兌，濟其事，終身不救。見小曰明，守柔曰強。用其光，復歸其明，無遺身殃，是謂襲常。

此章是返本還元，歸於太虛。如聖經有云：「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」。又如中庸有云：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。種本流末底意思。天下者，身也。有始，是一炁之初發生，未動之先，此時乃先天也。以為萬物未生之前，即有靈性。靈性，就是萬物之母。既知有性，性發即是子也。發生時，就是意了。有意是後天，性是先天。先天稟而後天生，未發之初，即有意存，謂之以知其子。既知其子，意勝而復滅；生意盡，復歸其性，謂之復歸其母。如未驚蟄時，草木稟性而未生，內有先天存焉。到清明後，漸多生意，而枝葉萌動，此其子也。夏茂秋落，有霜雪殺之肅之，生意盡，止有性存，含養於內，寂然不動，而又待來春，此是復歸其母。如修道者，一炁融性，清靜而俟物至，上升下降而會於虛，此其母也。左旋右轉，上下沖突，而為金液，此其子也。覆性而俟動，動而復靜，隨其自然，不待勉強，而合天真，此即是知母知子，而明本末終始之謂也。既明本末終始，不知先母後子，



先子後母，則近於真常之道矣。真常之道，在於湛寂，沒身而不殆。兌者，口也。塞其兌，寡言惜氣之謂也，則內境不出。門者，耳目也，無聽無視之謂也，則心灰意絕，無所搖動，則外境不入。閉其門，塞其兌，終身不待勤勞，而近於道矣。開其兌，則真氣不出。真氣凝，則餐風飲露，而濟其事。若兌開而不凝，露洩真氣，則終身莫能救，見小而不貪，入無而不有，虛其神，和其氣，益其精，皆化為空，則內外通透，無有隔障，輝煌乎見於微妙曰明。守純一之中和，空虛無之境界，不知人我而無貪求，退藏幽境，遠於翬俗，知柔而返曰強。用其柔和之光，復歸於見小之明，則知天下万物，有母必有子，有子復歸於母，言其靜而動，動而返靜也。遺字，作箇說字看。如此，光至於柔和，明至於見小，內外虛白，沛沖塞天地，無說我之身，皮袋之殃也。如此者，是謂襲常。襲者，時時不間，念念常存，不可須臾離之謂也。知天命而率性，求率性中而得命，是謂常，真常存之至道也。極言虛中有，有還虛，譬如命本性出，無性不為真常；藥本靜靈，無靜不成玄妙，而天下万物本末終始前後，自此而明矣。

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枏觀)-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

使我介然有所知，行於大道，惟施是畏。大道甚夷，而民好徑。朝甚除，田甚蕪，倉甚虛，服文彩，帶利劍，貪飲食，財貨有餘，是謂盜兮，非道也哉，錯。

此章教人知本知末，行近而遠邪，就無去有底意思。我者，身外之身；使身外之身，介然湛寂，湛寂中有所知。知者，覺照也。如此覺照，若行於大道，惟聽其自然之施，為常存是畏之心，深息常守而不敢放逸。大道，即天地之正氣。如天之無言無動，輕清而至高，虛靜而至靈，無有奇異處，平夷而已。大道與天同體亦是甚夷而無奇異，平常而已。無有施為，靜以俟其自動，隨一氣之週流，靜則徑生。民者，氣也。處靜則徑路通貫，而民隨其徑而入虛無。氣靜則和，氣和則定，氣定真生，真生而好徑。從徑而起，元海如火發，火發上升，則先天見矣，者纔叫做而民好徑。朝者，一氣也。氣升除息，謂之朝甚除。田者，身也。修身要無絲毫罣牽，看得如千年不耕不種，無用之地，為世之所廢。我之身，亦看得如此無用，若田之蕪一樣。真修道者，捨其身而修心。心修得灰，蕪身而道日益；身看得重，道安在哉？身重心動，則求名求利念出。輕其身而身存，身存即道存，重其身而身亡；亡其身，道安在哉？謂之田甚蕪。倉者，無名無處，虛空之室也。虛心靜意，則先天生；先天王，則倉纔開，人纔知其處也；者箇時節，方纔知道之妙，謂之倉甚虛。歷代祖師所言虛無竅者，此也。後人求見者有訣，訣曰：「心靜而性明，意清而慧覺。」息深忘我，空我忘形，一氣纔生，火發乃見。起者，金室也。止者，神室也。無意之中，而聽自然，四海之富，莫能得此，者纔是太上倉甚虛本旨底訣法。服者，丹也。丹乃保身之珍，服乃護身之物，故以服字作丹字看。文彩者，內中五行，而還於虛白，從虛中見丹，丹成於三色雲氣之中，照徹天下，保我之身，謂之服文彩。帶利劍：先天生，慧光見，則心之厭矣。厭者，無心之謂也。飲者，金液也。金液有物，謂之食。無心中動，是我飲也，食也，總者不過一氣耳。財者，氣也。貨者，神也。神氣足而有餘，是謂盜天地陰陽之道兮。天地陰陽之盜兮，非道也哉。錯：當者箇不是大道，就錯了。不錯，上文即道也，非道而何。

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枏觀)-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

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



善建者不拔，善抱者不脫，子孫祭祀不輟。修之身，其德乃真；修之家，其德乃餘；修之鄉，其德乃長；修之國，其德乃豐；修之天下，其德乃普。故以身觀身，以家觀家，以鄉觀鄉，以國觀國，以天下觀天下。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，以此。

此章教人知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底意思。建者，樹立直上之謂也。善性則氣生，純一莫能拔。靜定則生，生動直上而不移，抱一而定，忘人忘我底境界，時時如是而不脫。性，母也；氣，子也。母靜子定，常守母之規模，而呼吸自如，動靜天然，不待勉強，時時不輟；稍有心中心，意中意，則忘母之規模，而不自然。常常定靜安慮，而得真道；以此真道，不輟而修之，而我之身外身真矣。純一不雜，一團天然之趣者，是我修身之德。如此其德乃真，得天然之氣，時時不之，其德乃餘，使我天然之氣，時時不輟，養純一之體，修之於鄉。鄉者，性也，虛室之外宅也。常常純和其氣，而德乃長，得真性而不昧，使我天然之氣，時時不輟，而修之於國。則國有淳化之風，常常清靜，無毫髮之餘，以性還空，內若有所得，沖盈而豐之，使我天然之機，時時不輟，而修之於天下。則通身透徹，無絲毫隔障，光明於万国，無不普照，此身外之身，慧光朗映，一貫乾坤，而天地悉歸於我。我還天地，故以我之身，觀身外之身；我之虛舍，觀虛空之室；我之性，觀虛白之性；我之慧，觀混沌天然之慧。吾何以知天下之道然哉？不過一性者，此也；靜者，此也；靜而後動者，此也；動而返靜者，此也；湛寂而復歸於性，此乃常真常存之道也，以此。懷真人曰：「靜性靜性真靜性，先天一炁起太清，寂然常繞虛無竅，一氣流通萬氣朝。渾然一身雲外客，不知身外有金身，太極爐中常錘煉，混元鼎內現真形。以空還空隨覺悟，無無有有此章神，心灰意滅歸大道，靈靈虛室現陽神。頂上一聲雷霹靂，天地晴和放光明，算來都是無著處，一身之外始為真。真真真，到了妙處道有靈，我身不作主，任他自己行，得了天然味，纔得做真人。」

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枏觀)-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

含德之厚，比於赤子。毒蟲不螫，猛獸不據，攫鳥不搏。骨弱筋柔而握固，未知牝牡之合而血爰作，精之至也。終日號而嗑不嘎，和之至也。知知曰常，知常曰明，益生曰祥，心使氣曰強，益生曰祥，心使氣曰。物壯則老，是謂不道，不道早已。

此章是返本而歸太清底意思。德者，氣之和。厚者，常常精一。含蓄和炁而不間斷，謂之含德之厚，如赤子毫無知識。螫，是行毒也。毒蟲不螫，無心之謂也，如赤子無容心，外不能入害。猛獸不據：無意之謂也，如赤子無思意，外不能攪亂。攫鳥不搏：無情之謂也，如赤子不種情於万物，內絕心意情，外欲不入，和氣以合道，則骨弱筋柔而握固，雖有其身，而不知我之形；雖有其氣，而不知我之形；雖有其氣，而不知我之道。赤子無知識，則忘人忘我，而不知我之為我，常歸於空。修道者，故以赤子譬之。他既不知人我，又安知牝牡之合而血爰作。血爰者，赤子之真陰也。一點真陽隱於內；赤子氣和而生一，故見牝牡出，他也不知用意用情，聽其自然而樂天真，氣固則精潔，精潔則一氣生，謂之未知牝牡之合而血爰作，精之至也。赤子無心而氣不耗，終日號呼而嗑。嗑者，咽也。雖然號呼而真氣不散，言其無欲無忿，故不嘎。精粹純一，和之至也：言其氣歸於空，空無



所空，氣存於有，有無所有，聽其然，常和以合道，知知之所以然而曰真常。知真常而返於虛，慧生而曰明。和之至，有益於先天，先天抱一而曰祥。損而曰不祥。氣益則生，氣損則耗。心益不祥生，心損祥見，不過損心而益氣。心使於氣者凡，氣使於心者聖；心使氣則強，氣使心則弱。強者万物壯而老，弱者万物化而生。能弱即道也，能強是謂不道。弱者，同天地之氣，天地壞而我存，是謂道也，安得早已。強者，自耗真陽，日漸消化，是謂不道；不道者，安得不早已乎！總不過和其氣，去其心，忘其形，存其道，聽其天然，隨其流通，周偏天下，而復歸空。歸空不空，是謂含德之厚，比於赤子。存真常之道，清之靜之、返於太清、而道常存、豈已矣乎。

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枏觀)-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

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

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塞其兌，閉其門，挫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塵，是謂玄同。故不可得而親，不可得而疎，不可得而利，不可得而害，不可得而貴，不可得而賤，故為天下貴。

此章教人無貪無求，知止知辱底意思。道原無道，道原無知，強有以知。道不行功，強以有為。道原天地之理，道原人生之氣。知者，實無所知，此為真知。真知無可說，謂之知者不言，者就是道了。言者，或說何處下手，何處採丹，何處結丹，不聽天然，強以意取，此非道矣。如此之人，毫無知道，是謂言者不知。真知者，坐若山，行若輪，時時不放，內固以塞其兌，外固以閉其門。內外真固，常挫其有為之銳；不知不識，以返其本，柔和以聽其自然，內外柔和，無心意之紛，則以知者不言解之。一氣貫通，內外貞白，柔和則慧生，慧生則光明萬竅，諸經絡通透，空無所空，有無所有，謂之和其光。自以為一天地，四時八節，無不合之常存。天地間無我，我無天地；呼之以牛，我以牛應之；呼之以馬，我以馬應之；水溺火焚，不能動其心，者等人纔講得和光同塵。和光，是慧生內外。同塵，是竅竅光明，一氣週流而無隔障者也。內中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變化無窮，而復返於一，歸於混沌，是謂玄同。如此地步，不可得而親之，親之意存而歸於有。如此地步，不可得而疎之，疎之入於頑空。如此地步，不可得而利之，利之貪得，反傷其元。如此地步，不可得而害之，害之欲得，反枯其精。如此地步，不可得而貴之，貴之驕心生，終不能成。如此地步，不可得而賤之，賤之退心起，空聞至道。聞道者，不親而親，疎而不疎，不利而利，害而不害，不貴而貴，賤而不賤。如此者，故為天下貴，纔為知者不言之至道也。

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枏觀)-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

以正治國，以奇用兵，以無事取天下，吾何以知其然乎，以此。天下多忌諱，而民彌貧。人多利器，國家滋昏。民多技巧，奇物滋起。法令滋彰，盜賊多有。故聖人云；我無為而民自化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我無事而民自富，我無欲而民自樸。

此章教人歸靜，毋使精魂搬弄而傷其生。以正治國：正其心，誠其意，我自安然。靜極景生，無不照察，如天之清極，風雲雷雨，沛澤天下，此乃天之奇，景現是人之奇。兵者，意也。以靜治兵，則兵良不害於民。總而言之，無意氣



醇，無不貫通；有意氣積，無病不生。以奇用兵，去意而已。以無事取天下：天下者，身也。以無為治身，則長生不死，吾何以知道之然乎？譬如以靜修真，真何在地？以無為言道，道何存也？故吾何以知其然乎？此句解作箇修身不知道着。然字，指道而言也。太上真道，不知何道是為大道，故以清靜修之，以此然也。世人訛傳，誤人多矣。誤人者，講後天一氣，即下數句是也。天下多忌諱：清靜而歸於有。忌諱者，用情用意是也。則民彌貧：民者，氣也。貧者，絕也。用意用情，氣絕早亡，何也？心意耗氣故已。已者，死也。人多欲擁利器，以製造所好之物，眾生皆舉之尋求，則政令不生，民無方向，沉緬紛紜，民多昏困矣。民多技巧，因意所害，故奇物多起。滋者，念也。隨他以意搬弄，則念起而隨之，於氣多有效也，人故娛之，殊不知取死之道也。法令滋彰：法令者，後天氣路底規矩，何行，何住，如此行久，精耗而真一散，後來路熟，不能丟去，盜賊多有而傷身也。真修者，切宜戒之。盜者，心也。賊者，意也。搬弄久，我不能為主，死日近矣。故聖人戒人有云；我無為而氣自化。無為之妙，真一聽其天然，則行止自然合天之度。我好靜而氣自正，靜之至，清之極，清靜至極，一氣貫通，週遍天下，江海河漢，無不流動，故天地能長久。人效之，豈不道也。無事無欲，則民樸，而風化淳，去心去意之謂也，常清常靜之謂也。此是太上苦心，一一教人無為修身，有為氣化，化而返元，歸之於空，此章之意也。

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枏觀)-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

其政悶悶，其民醇醇；其政察察，其民缺缺。禍兮福所倚，福兮禍所伏。孰知其極，其無正耶。正復為奇，善復為妖。民之迷，其日固久。是以聖人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劌，直而不肆，光而不耀。

此章教人混沌養真，杳冥養神底意思。修真以柔，以弱，以無，以空。虛則靈，空則明，明其道也，常常悶悶，以無我。悶字：關防我心，為道之要。其氣也，通貫融和，心無主也，謂之醇醇。政是道，民是氣。道和於氣，氣和於我，忘我合真，始為政也。察察者，惺惺之謂也。我能惺惺，我即為心所使，不能關防也。其民缺缺：其氣散而不和，因有心也，而道不成，故有禍福兼行。禍者防福而至，福者防禍而得。禍福兼至，在於心也。我能防此一塊肉，無求福之心，其禍無門而入。我能惺惺常住，求福而反招禍也。如此推之，熟能明至極之道哉？惟無可以為天下政也。我有淳化之風，感動其民，則民無不歸我之化；政若施於有為，好奇之心無不招禍。我能空洞善根，常常關防，不放半著，其德無不合天，無心之謂也，非道而何？我若修有為之善，好勝之心生於妄念，則妖見矣，求福而禍隨矣。我無奇，我無妖，只悶然而不放，氣通天下，水流九洲，湛寂真常。若迷其心，則我之氣，無不混然而民迷。常常握固之，久而道成矣，是以古之修道聖人，堅剛其志，而不割動絲毫，志不移也，謂之方而不割。清心靜意，常守其神，外不動我之情，生死寄之於天，身形忘之於地；我不在天地間，天地未嘗生我，亦未嘗死我，清靜廉潔而不劌。劌者，碎割也。言其我成一片，不能分也。直立不斜，秉空性而不倚，虛我神而不搖，常常誠之正之而不肆。肆者，放逸也。言其我常關閉防閑，而不使出入，久而不肆。光者，性生於內，我常收藏幽密之室而不耀。方者，道之机也。廉者，道之統也。直者，道之體也。光者，道之用也。全此四者，無道不



成。關防心意，而心意醇醇，惺惺放縱，無意而氣和，沖滿天地，照徹乾坤，如此者，為政悶悶矣。意者心之苗，情者心之根，念者心之發生；絕心而意泯，忘心而情寂，空心而念無。為道者，可不悶我之心，而妄求至道，其道遠矣！嗟乎！欲學悶悶者，自求真心，忘其血心，而道成矣。

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枏觀)-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

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

治人事天莫如嗇。夫惟嗇，是謂早復。早復謂之重積德，重積德，則無不克。無不克，則莫知其極。莫知其極，可以有國。有國之母，可以長久，是謂深根固蒂，長生久視之道。

此章盡性以俟命底工夫。治人者，治己之神，純一不雜，念念歸真，絕妄遠思，清其內而心死，靜其衷而意亡，神魂守舍，鉛汞交加，聽其天然，周旋於內，身與天同，氣合日月，運用亦是周天之度，身形皆同湛寂之體，此乃治人也。事天者，清虛窮極之謂也。輕清而上浮，虛之至也。包羅万象，無不含容，窮之極也，謂之事天。人能治人事天，無他，莫如嗇足矣。嗇者，儉也。一儉則易於虛，易於空，易於無，儉則妄念不生，忘念絕而心死，則不耗其氣也。夫惟嗇，是謂早復其元，習靜而氣足。德者，道也。早能回其心意，靜內潛修，反復元陽，不耗真一，謂之重積德。若能如此，重積乃德，則金水流通，先天到而無處不克，百脈萬竅，無不通連，而成一箇空空洞洞底大光明竅矣。到了無不克時節，就入了湛寂之鄉，無人無物底田地，反不知其道之所以然者，空之至矣，則莫知其極。空之極，我不能知，極中又生有矣。莫知其極，可以有國，者就是靜極方見無影無形底虛矣。不靜不能知，不靜極不能見。靜極見者，是有國矣。有了止箇，則真一自投，不待意為者也。意至復滅，意盡復現，真一來投，則有母矣。其中生化之機，口不能言，惟有覺照。有母方能生化，生化不絕，我用就無窮。常生常化，內有天機，中合道機。我明玄理，聽其自生自化，不耗於外，常固於中，可以長久矣。長久者，只要深靜其性，固生其命，性根命蒂，從虛而入，從有而生，從空而成，生生化化，其用無窮，如此可以視長久之道也哉。治人事天，豈外此乎？總不過著而不著，不著而著，虛虛實實，生化之機，玄妙無窮，而道久矣。

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枏觀)-治大國章第六十

治大國章第六十

治大國，若烹小鮮。以道蒞天下，其鬼不神。非其鬼不神，其神不傷人。非其神不傷人，聖人亦不傷人。夫兩不相傷，故德交而歸焉。

此章去心之謂也。大國者，身也。治者，虛也，空也。虛生明，空生慧。虛極空極，陰陽合一。治身以虛空為主，不要頑空，而要虛空。虛有存，空有具，如此若烹小鮮，言其虛空易得也。蒞者，到也，普遍也。周流世界，無不貫通，一團真一之氣，一塊乾健之精，通身化而為炁。性抱命，命孕於性中，休作釋氏頑空，而道家一一有具。釋氏去身存性，道家化身養性，皮囊化為一氣，聚散無不有身。身若去，而我何存？道家如此之妙，如此之玄。人有魂魄，魂魄各一，故為人；魂魄合一，故為仙；魂魄不虛，故為鬼；魂魄能空，故為神。其鬼不神：我無心而鬼難測，故鬼不神，非其鬼不神，天地不能度我，而況鬼乎。其神不傷人：神者，虛也，空也。虛空為實，虛靈為神，故不



傷人。人者，生也。神靈乃得長生，故無害也。非其神不傷人：杳冥湛寂之中，神不知為神，而我亦不知為我，故非其神不傷人。聖人以無心立腳，亦無意下手，心意窈然，故聖人不能傷人，如天地久也。神也，我也，神我合抱，入無尋有，有中返空，兩無隔礙，俱不著於有，若存若亡之間，一氣貫通，而周徧天下，至道至德交感為一，同歸於無極，以入玄玄之境，同歸上清之鄉，治身之要，虛空見矣，故德交歸焉。

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枌觀)- 大國下流章第六十一

大國者下流，天下之交。天下之牝，北牝常以靜勝牡。以靜為下，故大國以下小國，則取小國；小國以下大國，則取大國。故或下以取，或不而取。大國不過欲兼畜人，小國不過欲入事人。夫兩者，各得其欲，故天者宜為下。

此章知此底意思。大國、小國、天下之流，皆是我身上上下下之見，若我身與其合而為一，則大國者下流；言其一身通透，無有隔障，陰陽交泰，天地感而為孕，抱合乾坤，而真成矣，謂之天下之交。天下昏昏默默，不知已有，而有自現。大凡此章虛能實，空能有，不待自作聰明，造作而成。小國者，虛無也。虛無通天地，成一大竅。玄妙而久，心不在焉，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者，乃得於玄，而通於道也。心者，虛中不昧。杳杳冥冥之中，存一真性，養和萬物，蓄氣於中，貫通於外，各得其宜，皆是玄妙底宗旨。如此行之清靜，外妄不生，內欲不動，澄於心，去其意，灰其情，則小人不敢犯。誠篤宜慎，皆為大道提綱。上下貫通，內外貞白，如此故與天同，故天者宜為下。天下者，形也。大國者，性境也。小國者，虛靈也。形清靜，則性生；性清靜，則虛靈不昧；虛靈不昧，則慧劍鑄；慧劍鑄，則外魔不生；外魔不生，則內欲盡除；內欲除，則虛中靜；虛中靜，則萬竅歸通；萬竅通，則入於湛寂，而道成矣，故謂之大國下流。天下交，小國貫通也。此乃章中大旨，玄妙顯然，而後人得之，可以進道成玄矣。

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枌觀)-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

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

道者萬物之奧，善人之所寶，不善人之所保。美言可以市，尊行可以加，人人之不善，何棄之有。故立天子，置三公，雖有拱壁以先駟馬，不如坐進此道。古之所以貴此道者，何也。不曰求以得，有罪以免耶。故為天下貴。

此章言道之不可量，難以測度者也。一氣圓通，謂之道。道者，天地之包，萬物之奧。天無道不清，地無道不寧。天有道，不言而高；地有道，不動而卑。萬物無道不生，萬物有道，所以化育。乾坤內外，無不有道，故為道之奧。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。天地萬物，無不秉氣而生，無不隨氣而化。人乃天地中之天地，可不以道為寶乎？捨氣安能生乎？寶氣安能死乎？噫！道者，氣也。無陰陽之氣，豈能化育而為天地為萬物者乎？道之寶也，即氣為之寶。捨其氣，又有何求？善人者，惜精氣之人也。生死捨於腹外，形身之生死不足惜，化身之生死實可寶，善人之所寶者此也。不善之人，從其實，就其有，隨欲之生化，保目前之傀儡。美言可以市：市者，欲念也。欲念一起，便成幻境，如開市然。無欲不縱，謂之美言可以市。行者，食心也。貪心一起，如火之上然，莫能滅，日縱一日，無有底止。人人可以縱之為不善，就如求有之



人，禍發而已莫能知，日貪其有以為美，何能棄之？謂之人人之不善，何棄之有。故立天子：天子者，神也。存其神，養其性，以置三公。三公者，性也。性之樞机，感一氣貫通，秉陰陽之升降，合天地之生育，得乾坤之正氣，四大部洲，皆為一箇，無有隔礙，雖有拱壁之障蔽，以先駟馬之周流，貫遍之後，不如坐進性守之道，聽其反覆陰陽，輪轉日月，合乾坤周天之度，秉天地清濁之分，不言不動，無聽無視，惟善以為寶。古之所以貴此道者如此。又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？不曰求：言其靜也，凝也；無求於動，功到處，性現處，慧生處，內外虛白，自有天然之味以得。有罪者，貪也，妄也。去其貪，除其妄，以免外邪之侵，諸障之弊，諸魔之害。總而言之，去其心，斷其欲，捨其貪，忘其意，滅其情，種種業債，不能侵犯。故道者，万物之奧，善人之所寶，如此，以為天下貴。

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枏觀)-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

為無為，事無事，味無味，大小多少，報怨以德。圖難於其易，為大於其細。天下難事，必作於易；天下大事，必作於細。是以聖人終不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夫輕諾必寡信，多易必多難。是以聖人猶難之，故終無難。

此章動靜合一，虛實並生。為者，不動而靜，此上為字。為無為，是但空字。不動而靜，入於空，空中自有，謂之為無為。事者，不有而無，此上事字。事無事，虛中不作，入於玄；不有而無，入於玄，謂之事無事。味者，空中動而我知其味，此上味字，味無味，動而復寂，空中動而復寂，謂之味無味。道之大者，充而塞乎天地；道之小者，斂而入於微渺；道之多者，無物不有，道之少者，無可聞，無可見，亦無可言，言其道不能測度，大小多少，亦難衡量。修道者，斂於內，不現於外，此人與鬼神不能知。斂於內之小者，不見其大；斂於內之少者，不見其多。為道不彰，雖有加害，我不理之，若是乎報怨以德。圖充塞天地，大之多之，先以清之靜之，安我之神，定我之性，還我之命，斂於內，為無為，事無事，味無味，必先於其易。為其無物不備之大者，必先於其為無為，事無事，味無味，而斂於內之細者。天下之難事：事者，道也。必先於其清之靜之之易。天下之大者道也，必先於其湛之寂之之細。由此觀之，是以聖之終不為大，故能成其充塞天地，貫滿乾坤，與我合一之大，而道體是以成之。故輕言道者易諾，得道者必寡信，殊不知在何處。多易得者，始勤而終怠，終無一成，故多難。是以聖人始終如一，不易不細，若是乎挾泰山而超北海，如此猶難之。常存固心，為無為，而無不為；事無事，而無事不事；味無味，而無味不味。若是底聖人，故終無難，成其大塞乎天地，小而入於微渺，多而無物不備，少而不見不聞，無可言之道也。

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枏觀)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

其安易持，其未兆易謀，其脆易破，其微易散。為之於不有，治之於未亂。合抱之木，生於毫末；九層之臺，起於累土；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。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聖人無為，故無敗；無執，故無失。民之從事，常於几成而敗之。慎終如始，則無敗事。是以聖人欲不欲，不貴難得之貨；學不學，復眾人之所過，以輔万物之自然而不敢為。



此章混合陰陽，收斂天地萬物，合周天之度數，滿卦內之爻象，返之於未有，與混元合抱底意思。念無念，心無心，情無情，欲無欲，物無物，我無我，如此纔能安，一毫著安而不持，萬緣不有，謂之安而能持。持字，不要看易了，要先難於安，纔能易持。兆者，了然明白。常常昏默，而若不明。其未兆：明而不默，因其思也。思動則籌於心，言其太了然明白，而不若愚，故謀易生。脆者，日夜不放，存心意於運用，日耗其思，則心不下，謂之脆。脆則魔生，至於我之真，崩而裂之，其形易壞。微者，稍有心神，使我不下，此皆道之病也。無心則無病，學玄者可勉之。如此病多，將何修之？默而為，誠而守，無念而行，為之於不有，寂然無我，冥然無人，治之於未亂之先。無為心不亂，無作意不馳，無功情不種，如此始可以言道矣。道乃何為？金也，木也。金生水，木生於火，得水火而交併於土。交併者，不為不作。聽彼之天然，隨氣之運用，不知不識，湛若天之清，冥若地之寧，聽生於毫末之初，發萌於無始之前，慎篤於我，謂之合抱。合抱之木，即是一點之真，靜極而生毫末之間，定極而降一氣之初，謂之合抱之木，生於毫末。九層者，二土成圭也，還九之數，起於水，降於火，抱合而為圭。臺，即圭也。二氣交泰，累於中土，合成太極。從太極中，返於無始，即此物也。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：譬言道之不驟行到也。驟則易散，遲則難求。要不聞，常常溫故，時時在念，刻刻在心，不可須臾離也。臨物不著，臨事不染，亦不要死死坐定，為者易敗，執者易失，全在著而不著於外，清心靜意於內，是以為作者，執著者，避陽就陰之病也。聖人無為亦無販，無執亦無失，何也？因其心不在焉。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，食而不知其味；空空洞洞，二箇氣象，有有無無，兩段景象，聖人學道如此。民之者，氣也。若有則敗，若無成矣。從事，是有了。民之從事，常於几成，故販之。慎終如始：言其先靜，而後靜中雖有景象從靜中而來，亦從靜中而返本來面目，庶乎不失。聖人學道全在心；心靜故無販事，心靜欲纔不欲，毫髮不生，謂之欲不欲，故不貴難得之貨。心靜故愚，愚故不學，謂之學不學。道從何學，亦從何傳？心靜似愚，即道也，將何學焉？故學不學。學不學，復我本來，與眾不同，故復眾人之過。生兮動兮，長兮滅兮，隨陰陽之氣，聽其自然之始，天地萬物；總不過二氣化育，故輔萬物之自然，因有敗有失，聽天然而不敢為。

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枏觀)-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

古之善為道者，非以明民，將以愚之。民之難治，以其智多。以智治國，國之賊；不以智治國，國之福。能知此兩者，亦楷式。能知楷式，是謂玄德。玄德深矣，遠矣，與物反矣，乃至於大順。

此章渾然自得而得在，寂然自守而守成。窈窈冥冥，默默常存，與混沌符合。非以明民：民者，氣也。為道之士，非以明氣之往來升降之理，要渾然不動，萬象皆空，自有一番景象，何必求明民之說耳。明中若愚，故將以愚之。如今修道之士，止求於說，不務無為，為氣之樞轉，自難主持，故民之難治可知矣。智者明白了然，謂之智。俗語有云：聰明反被聰明誤。學道者，愚而能篤，誠而能守，以智治國則國失。國者，身也。太明為國之賊；似愚非愚，若不篤而誠者，是不以智治國之人，身形康健，容貌溫和，三寶內固而不泄，身享太平，無魔侵害，如天地皆春，長生不死，皆因湛寂窈然，空洞無為之道也，謂之不以智治國，為國之福。古之善為道者，故能知此賊此福之兩者，就



楷式了。楷式者，清靜而安，高明而和，不言不動，無有無無，湛然常寂，非白非青，真常堅固之體，金剛不壞之身，謂之楷式，與道同體。如是能知楷式者，是謂玄德之道。玄德者，仰之彌高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，致中和之道，莫見乎隱，莫顯乎微。故古之善為道者，必慎其獨也。如此，可謂深矣深矣。天地万物，俱从順生，惟道逆之，謂之與物反矣。如是乃至於大順，从逆而順，从順而生，復返於逆，歸於太玄，入於上清，保合太和，混沌之體也，謂之乃至於大順。嗟夫！善為道者，難矣哉。

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枏觀)-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

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故能為百谷王。是以聖人欲上民，必以言下之；欲先民，必以身後之。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，處前而民不害。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，以其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

此章以退，以弱，以柔，以和為主。江海者，水之聚也，言其水善下之故。百谷者，天地万物也。水為天地之脈，為万物之滋，是以借水而譬之。水之最退，最弱，最柔，最和，天地万物不能強之，不能遠之，言其道與水同體，似退，似弱，似柔，似和，故水為百谷王，道亦然之，何也？水之善下故耳，道之能逆故耳。水之體柔而不絕，道之體柔而長生，總而言之，清之靜之足矣。水能川流不息，故以水譬之，水之勢故然。是以聖人在上而不驕，順乎民情；學道而不驕，順乎一氣。聖人故欲上民，先以下之；故欲順民，先以和之。故不重不害，居上以退，以弱，以柔，以和，則民無變；道以退，以柔，以和，則氣不驟，故無重無害。無重無害，則民不爭，則氣不散，以清以靜，居上之體，守道之要，譬言天地万物莫如水，道莫如氣，氣莫如心。心死道死，心默道守，安如泰山，穩如磐石，萬緣不罣，毫髮不染之端，莫如靜，靜則無爭。除水之外，道之外，莫能如是無爭，故莫能與之爭。不爭則不害，不害則不重，不重則不前而先後之，不前則不下，不下則居上不驕，不驕則能為百谷王，能為百谷王者，無他，言其善下也。善下者，為水為道，故以江海言之，是以聖人莫能與之爭。

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枏觀)- 天下皆謂我道大章第六十七

天下皆謂我道大，似不肖。夫惟大，故似不肖，若肖久矣，其細。我有三宝，持而寶之，一曰慈，二曰儉，三曰不敢為天下先。慈故能勇，儉故能廣，不敢為天下先，故能成器長。今捨慈且勇，捨儉且廣，捨後且先，死矣夫。慈以戰則勝，以守則固。天將救之，以慈衛之。

此章言道之微末。世人罕知，皆謂之大；大不足以進道，微足以進之。天下，指眾而言也。天下皆謂我大，故似不肖。不肖者，言我大而不微，殊不知正所謂道，夫惟大，故似不肖，若肖久矣，其字，指道而言。細字，言道之莫見乎隱，莫顯乎微。修道者，篤慎謹守，無不合道。何為道？我有三宝，篤慎之人，一曰慈，二曰儉，三曰不敢為天下先。善者，惇厚也。儉者，素風也。不敢為天下先，退守也。仁厚和順，清靜無心者能之，忘物忘形者能之，捨己从人者亦能之。慈雖敦厚，內有勇存；儉有素風，其量含洪；後常退守，自廣自大，人莫能知，慈故能勇，無勇空柔，故不成；儉有素風，常素不強，空温不



成；退而不先，空守無益。若圖勇廣而不柔和，若圖先而不後，如是者，其器不長。器者，中宮也。勇廣而加乎先，死矣夫，豈不嗟乎！和柔退守而固，剛柔相當，陰陽合宜，乾坤有序，夫妻和合，子母不離，全在乎不肖，天可保也。以慈恆存，總不過退守灰心，柔和絕意，慈儉斷情，故六賊不侵，三尸無害。我以空防之，不假門戶，從何人來，故曰清而慈，靜而儉，忘形物而不先。嗟夫！道之大矣，微矣。人不知其微，而皆曰大，故不肖，不肖久矣，總皆謂之慈也。空虛若有，實中還無，故器成。器成不死，而曰道，惟守慈可以長生。慈者，謹慎篤厚，內和其光，外劍其形，內外貞白，是謂慈。眾皆曰大而後不肖，道成者，不肖久矣。

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枏觀)-善為士章第六十八

善為士章第六十八

善為士者不武，善戰者不怒，善勝敵者不爭，善用人者為之下，是謂不爭之德，是謂用人之力，是謂配天，古之極。

此章以清更靜，以弱更柔底意思。善為士者：士字，作道字看，善能固守道者，似天之虛，地之寧，山靜水清而不武。不武者，靜極不動也。善為道之士，至清而不動。善戰者，聽天機之自然，不假造作，無繫於心，無關於情，無動於念，聽天機之自轉，無毫髮之染，故不怒。善勝敵者，強則多敗，柔則克之，以氣引炁，無種於情，不假乎爭，空中勝之，無裡爭之，以無以空，故不爭。善用人者：人，即是先天，到無為處，我不能用乎？人人不能用乎？我隨二氣之週流，任五行之運動，不用修為而為之下。如此者，是謂之不爭之德。德者，道也。不爭之德，即是無為之道，如此者，是謂用人之力。靜極炁生，炁生神化，神化歸空。力者，道力也，如是謂用道之力，如此者，是謂配天。天以無為而治，道以無為而成，玄妙合天，謂之配天。古以淳化之風，道以淳化而成。天之高也，虛也，古之淳也，道之玄也，皆到至極精微之處，謂之配天，古之極，皆從一善來，故能不武。善戰不怒，勝敵不爭，能用人之士。為下者，故能配天，古之極。

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枏觀)-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

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

用兵有言，吾不敢為主而為客，不敢進寸而退尺。是謂行無行，攘無臂，仍無敵，執無兵。禍莫大於輕敵，輕敵几喪吾寶。故抗兵相加，衰者勝矣。

此章隨天機之舒動，任陰陽之運行，不待造作而為道。借兵以喻氣，言道無用心處，無著意處。用兵有言，起下文之意。修道者，不敢為主。主者，用心著意思是也。客者，我真也，清靜天真，候二氣來升，不敢勇進於前而退於後，一段中和之氣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，在乎精粹純一，常處中和底景象，是謂行無行。攘無臂：任天河之水流。仍無敵：待他生，而我方迎之。執無兵：他雖勝，我以柔制之。我若以意迎之，心取之，是我輕敵也，禍莫大於輕敵，輕敵者，几喪吾寶，致崩於鼎，漏於真，大道失矣，皆因抗兵相加之故，而不能勝，衰弱退後者勝之。用兵無他，中和而已。

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枏觀)-吾言甚易章第七十



吾言甚易章第七十

吾言甚易，知甚易行。天下莫能知，莫能行。言有宗，事有君。夫惟無知，是以不我知。知我者希，則我者貴。是以聖人，被褐懷玉。

此章我知我有，人知我無；我行甚易，人言我行難。大道貴於已知，不公天下。吾者，我也。我非我之身，即我之神也。定於性，靜於神，定靜恆常，我難言妙。雖難，言易，而行甚易，謂之吾言甚易。道難乎知，知者易行，我知甚易，天下莫能知。天下者，一身也。炁生於混沌，入於冥忘，昏默之中，不知我存，故莫能知。昏默之中，無有運用，隨天機之自動，我不能為主，故莫能行。言者，口口相授，片言一語之中，指點一二，就有了宗旨，有了把柄，謂之言有宗。君者，心也。万事从心，心存意在，心死渾忘。渾忘之中，自百主宰，歷歷自驗，謂之事有君。夫惟無知，乃能成道。是以不我知，獨修獨行，孤陋寡聞，坐如磐石，性似太陰，氣若長河，川流不息之中，惟我自樂。知我者，是以希；希我知者，是以自貴。古之聖人，是以被褐，而外若無為，內實懷玉。玉者，虛靈之至寶，無為之至真。我之懷，我之寶，懷我之真，是以天下罕知者矣。

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枏觀)-知不知章第七十一

知不知章第七十一

知不知，上不知知。病。夫惟病病，是以不病。聖人不病，以其病，病是以不病。

此章是以無言開化，無為修身。聖人知道，實無所知。無所知，斯為真知。上等之人，不知其言，不知其修，故不知為真知，俱在先天中一炁運行，五行自轉，陰陽無意而和，造化無意而成。如此觀之，有何知之？是以不知為知，真知者不知。真知之人，夙根清靜，謂之上，上不知之。溺心者，專意者，死死運行，是為我病。夫惟二字，解作者箇二字。如此死死運行，溺心專意者，不隨天機自動，靈神自舒，強為我知，是以病，者箇纔為真病。清心靜意者，忘物忘形者，立命於虛無，存性於空靈，坐如磐石，氣若流水，四時無寒無暑，人以我為病。如此者，是以不病。聖人不病，以其病，人亦病之，病是以不病。

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

民不畏威，大威至矣。無狹其所居，無厭其所生。夫惟不厭，是以不厭。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，自愛不自貴，故去彼取此。

此章一團至理，一團玄妙，劈邪歸正之說。民者，先天至寶。威者，使也，用也。至道無使，至玄無用，冥然自生自化，不待做作有為之事。虛靈至極，明其心，見其性，先天自生，流貫天下；意不使，心不用，至寶不畏其威，如此大威至矣。狹者，限於所，存於處。大道無所處，待先天見，自有著落，命即存矣，謂之無狹其所居。先天見，万国九州，無不通透暢然，性命从此合一，歸之虛無之中，按天地之度數，合日月之儀，秉乾坤之象，符陰陽之氣，同四時之生，化肅殺之機，長長如是，不假間斷，謂之不厭其所生。夫惟是者箇二字，者箇不厭，方是大道。是以道祖聖人，成道如此之不厭。不厭者，無止其所生，無厭其所化，自生自化，內合天地陰陽之理，外成山嶽不動之形，外靜



自然之靜，內動自然之動。是以聖人自知其有，而不自見其形；自愛其道，而不自貴其形；是以聖人去彼之形，而留此之真。血化膏，心化虛，形化氣，而成自然之真；去彼之假象，在此之真形。聖人修道，不畏威也，如此。

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枏觀)-勇於敢章第七十三

於敢章第七十三

於敢則殺，勇於不敢則活。此兩者，或利或害。天之所惡，孰知其故。是以聖人猶難之。天之道，不爭而善勝，不言而善應，不召而自來，坦然而善謀。天網恢恢，疎而不失。

此章清靜自然功夫，無為至玄底大道。勇者有三，有血氣者，有強暴者，有果斷者，此世之勇也。惟修真之勇，割愛堅固是也。勇於敢，則身心為利名所牽，命故殺矣，先天盡矣，三寶耗矣，真元死矣，故殺；雖勇未堅，此也，謂之勇於敢則殺。心靜而空，意絕而忘，情欲斷而無，常存柔弱中和，無世塵所染，戒慎恐懼之心，常常清靜虛無，與天同體，則真元來朝，一氣周流，無毫髮所染，湛寂自然，任二氣流通，日月共照，其道乃得；勇於不敢者，此也。天地壞而真靈不崩，世世長存，謂之活也。內清真朝，內靜養神，靈虛心死，謂之活也。只有性存，命來固蒂，謂之活也，何也？言其利則殺，故害。天之所惡，盜其至寶，而不同天行事；天之所惡，風也，雲也，迷乎宇宙而不清；天之所惡，雷也，電也，震乎六合而不寧；言人之好動而不善靜，易迷而難清，此天之所惡也。天者，我靈也。意取耗其真，心存耗其精，息通耗其氣，內運耗其神，如此者，我之真靈所惡也。天，即我真也。我之真，精一純粹，孰能知此者，孰能知此故，孰能知天惡。好動務有者，勇於敢也，故天惡之而殺。清靜自然，篤慎謙柔，中和之勇；勇於不敢者，故天不惡而活。勇於敢者，易進而不成；勇於不敢者，難進而易就。是以聖人猶難之，何也？聖人體天合道，清虛混元，故似天道不爭而善勝。勝者，起也，來也。至寶來而天下暗迷，則炁即混沌不分。二炁交合，成為太極；五行運動，而有歸於虛無，而成無極，與道合真，湛然常寂，而為之天道不爭而善勝。天道既不爭矣，不爭，既不言也。不言而善行，不取其意，不用其心，而真炁合一，自然來矣。是以聖之猶此之難，故不謀於有，不謀於心，不謀於意，而謀於湛寂杳然，混然一體，不知其道，不知其玄，而天網恢恢。恢恢者，死心之謂也。天者，我也。網者，昏默無主之謂也。疎者，忘物忘形之謂也。物形既忘，而真心不失。而字，指形物言，莫當虛字過文看。我之真，昏默不醒，形物不分，不失真性，常存真心，了然至道，何殺之有？何惡之有？何爭，何言，何取而謀之？故無利害而害不生，以此常活，謂之天網恢恢，疎而不失之勇也。

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枏觀)-民不畏死章第七十四

民不畏死章第七十四

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懼之。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，吾得執而殺之，孰敢常有司殺者，殺。夫代有司殺者，殺，是謂代大匠斲。夫惟代大匠斲者，希有不傷手矣。

此章清靜心地，割斷愛根，虛無下手，實處著腳，以空還空，實有所得，得後返空，寂然至道。民不畏死：民者，氣也。清靜惜氣，內秉中和，外無耗散，



坦然自固，與天同久，湛然常存，何死之有，謂之民不畏死。奈何以死懼，因人從順道，不返於逆，日耗真元，故常耗而不固。年年不惜，日日不保，以至於老，枯朽之，槁槁乎，豈不死乎？自取之，奈何反以死懼。若使民常畏死，孤寡而不和，陰陽而不合，萬物而不生，為之奇者，不能偶矣。奇者，陽也；偶者，陰也。陰陽合而成道。吾者，我也。吾得孰而殺之：吾得至道，孰而殺害之。至道有形無質，有影無跡，我得其妙，誰能殺之。孰敢常有司殺者：有司者，我之心也。我死其心，使其無主，勿起思妄，勿起殺害，勿起執著，常常平等而不動，孰敢使有司而殺者，必無是理也，總不過清靜自得。毋使我之心亂我之至道，謂之孰敢常有司殺者。殺，是亂其本心，無所不為，自耗真元，自取其死而殺之，謂之殺。

夫作代有司殺者；是我隨心轉動，不能自主，我害我也，謂之代有司殺者；我害道也，謂之代有司殺者，故殺。大匠者，巧工也。巧工之人，玲瓏其心，虛靈其神，通貫其意，無所不作，了徹於胸。若使愚蠢之輩，代而作之，必害其事，故殺之。苟能免其害者，希有不傷其手矣。譬如人之為道、巧精，巧匠，而又巧其神，虛無自然之理，空洞自玄之妙，湛寂常之道，天然自得，與天地同體，與日月合期，陰陽自然好合，五行自然流貫，內秉至道，外合真全。假使有作之輩，晝夜運行，後天抽添穀氣，猶如愚蠢之輩，代大匠而斲之，未有不害其生也。如有作者，不明至道，隨心搬弄，未有不死者也。只要惜精惜氣惜神，盡性以俟命，命歸而返合於性，打成一片之為道也。果如是，民不畏死，何懼之有，故以大匠譬之。代之者，希有不傷其手矣。

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枏觀)-民之飢章第七十五

民之飢章第七十五

民之飢，以其上食稅之多，是以飢。民之難治，以其上之無為，是以難治。民之輕死，以其求生之切，是以輕死。夫惟無以生為者，是貴於長生。

此章以無為自化，不求生而乃生長。民者，我也，氣也。我不食，飢從何來，以其惜氣保身，閉五官之門，固我真之室。人若大開門戶，貪好五味，日漸一日，習氣太甚，是以飢之。人飢者，以其愛身之故，殊不知反受其殃，以其死故。若求長生者，上者，心也，隨分食祿，心不貪求，口不貪味，一心內照，是以不飢。以其心食稅之多：稅者，斂也。人之不食，畏其生也。不是要人辟穀，是要人一心內固，不貪不求，食而不知其味。一心向道，故無飢也；一心貪求，是以飢之。挈思食之心思道，何道不成？挈稅食之心稅身，何身不久？如此纔叫箇不飢。民之難治，因我之思多，心多。思多則欲生，心多則事不了。欲靜事清，民豈難治，以其上之無為：明心見性，氣有順逆，以無為自化，則和於中，靜於內，安得不治。雖無為而心不死，是以難治。不是教人瞎坐，肉心死而真心見，無為化為有作。有作者，天然自動之機，陰陽隨分之化。乾坤從無而生坎離，坎離得混元之氣而合至道，於是復返於清靜，外無息而氣內輸，淳化之極，何難治之。雖無為而入禪，是以難治。民之輕死，何也？以其求生之切，未飢先思食，食到思甘；未寒先思衣，衣到思麗；見色思姪，見財思富，富到貪之；身安思祿，祿至求爵，爵高思壽。五金八石，終日服之，學彼延年，無所不至，此求生也，求存世也，殊不知反害其生，何也？因貪因求，日費其思，遂耗其陽，日漸一日，是以輕死。欲得長生，無是理也。欲求長生者，何法治之？無稅其食，無空無為，無求生之切，一心內固，



外無貪求，內外貞白。貞白者，夫惟無以生為者，是不求生而固道。道存者，故不死，是貴其生也。苟能如是，寧有死乎！

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枏觀)-人之生章第七十六

人之生章第七十六

人之生也柔弱，其死也堅剛。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，其死也枯槁。故堅強者死之徒，柔弱者生之徒。是以兵強則不勝，木弱則共。強大處下，柔弱處上。

此章教人惜氣內斂，藏神內用，中和修身，無為養道。人乃寄天地中一物耳，物有長久者，有速販者。人之生也死之門，死也生之戶。人秉天地之秀，得陰陽四時之氣，感父母乾坤之精，皆是一派中和之氣，生而為人，養而成體，長而成形，

得道以成仙，失道以為鬼，俱在和與不和之間，在己之修為而已。己之修為，其柔弱也故生，其堅剛也故死，於是方為人之生也柔弱，其死也堅剛；無他，在於中和二字之間。人生柔弱者，外則能保身，內則能煉神。堅剛者，外則能殺身，內則能死神。人之修行，譬如藏物，封固堅者，無風雨霜雪之苦，故長存；露於外者，有日曬夜露之苦，故敗之。人若體此修身，中和惜氣、平等斂神，死生二路，在我之柔弱剛堅之中，其柄在我，不在天矣。人若有為者，強而行之，是用心用意，堅執剛勇，一頭行去，無返避之心，謂之其死也堅剛。人若無為者，忘心灰意，聽其天然，不假修為，道自混元，謂之其生也柔弱。苟能體此行之，則生而不死；不能如是，則死而不生。去其堅剛，忘其柔弱，則不死不生。草木萬物之生也柔脆：万物之中，無不中和，言其不行不動，不睹不聞，不言不食，感天之雨露，得地之和氣，無風折之，春夏長於外，秋冬斂於內，故來春尚有生氣，謂之柔脆。其死也枯槁：言其可玩之材，可用之質，人之愛也、慕也、不能忘情於他，故遭人取之，因他之美質，故枯槁矣。又一等不得天地之氣，又無雨露之施，日暴之，風折之，不枯已槁已而何。譬人之不修，丰衣玉食，功用於外，不修於內。万物之枯槁，因人之死而不生；人之死而不生，由万物之枯而槁矣。二理一也，只在和與不和間耳。和者，退也、無用也、無材也，無心無意也、無物無形也，一團混元之氣，斂神惜氣之謂也。嗟夫！柔弱者生之徒，堅剛者死之徒。是以客氣勝和，有為害中，心意使之然也，謂之兵強則不勝。木者，和之根，中之苗。根苗中和，內外共斂，謂之木弱則共之。強而大者，處下以為鬼，故死之然也。柔弱者，則居上以成道。無他，明於心者，謂之柔；見於性者，謂之弱；和於中者，謂之生。明心見性，生生不已而成道。迷於心者，謂之堅；亂於性者，謂之剛；不和於中者，謂之死。迷心亂性，死而已矣。上下於此明矣。

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枏觀)-天之道章第七十七

天之道章第七十七

天之道，其猶張弓乎。高者抑之，下者舉之；有餘者損之，不足者補之。天之道，損有餘而補不足。人之道則不然，損不足以奉有餘。孰能有餘以奉天下，唯有道者。是以聖人為而不恃，功成而不處，其不欲見賢。



此章平等待人，平等修己，言人道天道，不過一理，皆是致中和底道理。天之道，不言而高，不名而尊，不動而大，此乃天之道也。天之道猶張弓乎：弓者，口也。入矢為中，不高不下之謂中。力大而放則射，射者去也，不為中；力小而不滿弦，弦不滿則不中。天之道，猶之乎弓也，不過不及之謂也。過者不為中，不及者亦不為中。天之道，中而已耳。不足者，補其足以為中；有餘者，損其餘以為中。是以天道如此，人道若如之，即合天道。如今人道則非也，不中不和，見有餘者損之；不足者亦損之，自恃其強壯，殊不知損之又損，安得有餘？人若合天道，內固中和，隨先天之自然，不言不動，而中其的。若是者，孰能以有餘奉天下？能以有餘奉天下者，唯有道則然也，有道者誰乎？是古之聖人，唯聖人能以有餘奉天下，何也？因其為不自逞，不自恃其有餘，功成不自居，而自處其下也。因其能合天道，猶之乎張弓者然，不偏不倚之謂也。故古之聖人，內省不有，隨乎混元以自修，故不自見其賢也。因退修自固，以中和體天而合天道；補不足，損有餘，而合張弓。張弓者，中而已。凡人修道，內外合天，氣秉於和而居於中，天道人道盡矣。故道祖以張弓譬之，不過一中也已矣。通章一中字盡矣；《道德》五千，亦一中字盡矣。離中字即非矣。

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枏觀)-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

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

天下柔弱莫過於水，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，其無以易之。弱之勝強，柔之勝剛，天下莫不知，莫能行。故聖人云，受國之垢，是謂社稷主；受國之不祥，是謂天下王。正言若反。

此章教人以柔以弱修身，以和以中修道。天下之至弱者，莫過於水。水之性柔，體水之柔，修道乃得。天下之至堅剛者，土也；万物不能強土，惟水能之。水之柔，能剋剛，故譬言水也。水者，人之性。万情万欲，千心千意，性能治之。性若水，心地清靜；性若水，形骸隨之。水能長養万物，性能收伏身心。水能滋土，性能固道。無水土裂，無性道分。道者，心也。性不存，心外馳，故分也。心分，道安在哉？用心者非道，離心者亦非道，故譬言天下柔弱莫若水。性非氣質之性，清靜天命，本來之性，故堅強莫如水。誰能勝此水者？誰能勝此水者？謂之莫能行，莫能勝。人若存性，孰能行之，孰能勝之，故柔弱勝剛。聖人云：柔弱者，社稷之主，天下之王。社稷：我之身也。天下：我之形也。性柔弱，心能和之。心和氣固，氣固道存，道存真心現，真心現，方知玄裡微妙，如水之川流不息，無風浪靜之謂也。天下水之柔弱，如性之中和；水之川流，如性之炁運；水之恬淡，如性定而氣固；水之淵源，如性之默默。水靜魚潛，性定命伏。何水無魚、何性離命。水聚魚藏，性存命固。如此類推，性命之理畢矣。故柔弱莫若水，修命莫若性。命乃人之根，性乃命之苗。土乃万物之父，水乃万物之母。無父不生，無母不養。命乃人之父，性乃人之母。無父不固，無母不成。水不能離土，性不能離命。水土滋生万物，性命煉成汞鉛。人若體此，道立成矣。

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枏觀)-和大怨章第七十九

和大怨章第七十九



和大怨，必有餘怨，安可以為善。是以聖人執左契，而不責於人。有德司契，無德司微。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。

此章克己修為，篤慎自守，和怨於人，而不自取之也。和怨於人，必有餘怨，安可為克己篤慎者也。善修己者，自潛自固，不親於人，如是可為善矣。一親於人，則有怨於人，不親則不怨矣。如是不和大怨，庶可以為善乎。和者，偏愛也，偏親也。不偏著中，則無餘怨矣。是以聖人修己，如此無偏無斜，而執左契，責己而不責於人。惟有德者，司其契矣。無德司微：不與上天同德，故司微矣，契者，普偏也。天道無私，普偏而無親；人道偏倚而親愛，故有餘怨。人能體天之無親，不偏不倚而執中，常存普偏之心，與天同善矣。天道無私不親，無餘怨而常善，故常與善人同矣。道君之意，教人內秉中和，外安磐石，不偏不倚，無愛無親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，故無和大怨而無有餘怨、可以為善，而同天之無親也，惟聖人能司其契者能之。與天同德矣，故常與善人；道與天合矣，故無和大怨而無有餘怨者也。無他，不言不動，無視無聽之謂也。

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枏觀)-小國寡民章第八十

小國寡民章第八十

小國寡民，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，使民重死而不遠徙。雖有舟車，無所乘之；雖有甲兵，無所陳之；使民復結繩而用之。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居，樂其俗，鄰國相望，雞犬之聲相聞，民至老死，不相往來。

此章教人知方所，知運動旋轉之機，毋得空無，方為不死之玄機。小國者，中之中也。寡民者，氣之深也。哭有什伯，非此一處，皆傍門導引之法也，可以一己之功，久必誤矣，非聖人流傳之法，故而不用，虛裡能見小國，氣靜而知寡民，此至道微妙，非什伯之器。靜極小國見，氣深先天起，那時方知先天大國，自然玄妙，運動周流，一竅生百竅，百竅生千竅萬竅，一一貫通，皆成大竅。此時光照十方，虛無大地，謂之小國寡民。何必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，又何必使民重死而不遠徙。遠徙者，存想之功；何處起，何處凝，謂之遠徙。著心用意，謂之重死。使民者，行氣之說也。人能小國寡民者，雖有三車、三關、度數之說，無所以意乘而用之；雖有文武甲兵之說，無所以心陳而用之。修至道者，深其氣，返淳化之風，朴素以復古道，如是清之極、靜之極，清靜至極，無心自動，無意自行，隨天然，使民復古道，結繩而用之。結繩者，一團混元之氣也。清如斯也，靜如斯也，方動自然運動。運動時，方知其味甘，其服之美，其居之安，其小國寡民之俗之樂。鄰國者，我之形也，相望而化為清虛之境也。雞犬者，我之心意也，相聞而化為太清之地也。如是安於大定不動，而復返清靜，歸於無始之先，謂之民至老死，不相往來。小國寡民者，與道合真也。

道德經釋義-純陽真人釋義(紫枏觀)-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, 道德經釋義卷下終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

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。善者不辯，辯者不善。知者不博，博者不知。聖人不積，既以為人，己愈有；既以與人，己愈多。天之道，利而不害；聖人之道，為而不爭。



此章言聖道無聲無臭，不睹不聞，極矣至矣。信者，誠也，信於言而不為美。美者，鮮也，美於言而不為信。至道少言，至玄寡語，少言寡語，至道立基。辨者，分割也。善者，存道也。有道之士，不分人我，謂之善者不辨。能辨別明白者務於外，聰明外用，日耗元精，不能默默自守，為無道之不善者也。知者，聰明過人。博覽世事，而不為知道之善者，精神全用於外，不能篤慎固守，於道相離，謂之博者不知。言其善道者，不睹不聞，無言無動。那善道底聖人，何嘗存睹之心，雖不睹而實內睹矣；何嘗存聞之心，雖不聞而實內聞矣；何嘗存多言之心，雖不言而實有言矣；何嘗存不動之心，雖不動而實內動矣。聖人之心，空空洞洞，無毫髮罣慮，心地光明，內外貞白，謂之聖人不積，故既以為人，己愈有；既以與人，己愈多，言其不博，不辨、不信，固己。不博、不辨、不信，故心地不積；心地不積，故聖人善為道者，故不爭。不爭纔與天平等，平等纔不分人己，濟利而不害。吁！聖人之心美矣、善矣、知矣、中和而合道矣。

道德經釋義卷下終

Kerbykuek@gmail.com

